

吴风越雨

忆林

和平村随想

| 立群文 |

按照既定线路,第一站是阖闾城遗址博物馆,第二站是美丽乡村示范点和和平村。出发了!我突然发现这是一次关于“战争与和平”的采风。

公元前494年,吴王夫差为报杀父(阖闾)之仇,举全国兵力攻越。在椒山(今马山和平村西南约3公里的太湖中),越王勾践率军队迎战。夫椒之战,越国溃败。作为战俘,勾践前往吴国侍奉吴王3年。此战一举奠定了吴国的霸业。在阖闾城遗址博物馆内,我们看到了名将伍子胥太湖湾操练水兵的雄姿英发,更看到了一代霸主阖闾挥师扩张的雄心抱负。

往事越千年。2515年后的初夏,无锡市文联采风团来到滨湖区和平村。在风和日丽的和平村回望历史,思考战争(对抗),个中“风味”,别是一般。夫椒之战本是吴灭越的最好时机,而翦灭越国则是阖闾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目标。怎奈夫差目光短浅,听信谗言,不顾伍子胥等强烈反对,轻率地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标,放赦了勾践,还与越国通好。胜利的吴国由此埋下了灭亡的祸根。怎么讲?经过20年的准备,公元前475年,越军围困姑苏,夫差求和而不得,被迫自杀,吴国灭亡。勾践翻盘,成了霸主。

胜与负,从来都是如影随形,吴越争霸便是如此。争霸之战已成历史,但历史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轮番上演。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,中国掀起围湖造田狂潮,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,太湖涌动起历史的浪潮。查阅《马山志》,可以清晰地看见历史的豪情脉动:1969年11月23日,围湖造田指挥部在耿湾村太平场召开筑西坝誓师大会,围湖造田由此启动;是年冬,天气特别寒冷,最低气温达零下12摄氏度,施工人员顶风冒雪,风餐露宿,披星戴月,艰苦施工;西坝贯通后,原郊区革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定,组织“万人千船”大会战,尽早筑通东坝;大会战期间,人数达1.4万余人,各类舟船1200余条,从东谷嘴到闾江口6.5公里长湖面上,千船竞渡,人声机声涛声交相沸腾,沿湖山脚下炮声隆隆,一派火热会战景象。

围湖造田造就了20平方公里的马圩,建成了十里明珠堤,孤岛马山变成了出入便捷的半岛。乘车往来城市与马山间,再也没了当年居民“性命换油盐”的行路难。

但是,太湖西岸的生态环境却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。人与自然长期而剧烈的对抗也由此展开,巧合的是,地点基本就在当年“夫椒之战”区域。对抗之初,人类“战胜”了自然,但是,时至今日,每到夏天,无锡人总要避免蓝藻影响而厉兵秣马。

和平村地处马山岛上,无田可造,但村民都以出工的形式参与了围湖造田。徐惠红就是其中之一。“说到底,围湖造田是一种逆天反自然的行为,如今正产生着‘反噬’的后果,对于无锡而言,就是蓝藻危害。”徐是土生土长的马山人,对马山人文地理历史多有研究,早先我曾与他认识,如今退休在家。我们相约在和平村叙谈。他说,十八湾—阖闾城—马山一带,是受蓝藻影响最大的区域。因为受风势影响,这是一个“畚箕”底,而这个“畚箕”底就是当年围湖造田造就的——原本的西太湖水系是水畅其流的。

告别围湖造田,和平村在平淡冲和中走过半个多世纪,走进新世纪,迎来新曙光。灵山胜境一拈花湾小镇—国际旅游岛,利好消息接踵而来。尤其是随着民宿潮的兴起,受惠于近旁拈花湾小镇客流的溢出效应,和平村鲤鱼跳龙门了。因为深入湖中,空气质量好,宁静安乐,晴天水光潋滟,雨来山色空蒙。凭借万顷碧波衬托的天然优势,满目诗意境界和丹青画韵,让和平村成了现实中的世外桃源,城里人青睐有加的休闲胜地,游人纷至沓来。社区副书记陆煜锋说,全村340户村民中,开办民宿的达40户左右。

民宿的起点是创业致富。我们欣喜地看到,年收入数十万已是寻常小事,年轻的大学生、小夫妻辞职归来经营民宿的屡见不鲜,外国游客纷至沓来。在乡村面貌大改变的同时,小山村正吸引来市里的大项目,这些,都将从整体上、根本上提升和平村的生活品质。但是,过度开发、恶性竞价等问题端倪已现,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,我们不仅要反思过去,还要审视当下,更要谋划好未来。毕竟,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,说到底就是阴阳两种力量的对抗。要发展得好,就要把握好其间的力量平衡。

和平村是一滴水,太湖是一面镜子,这滴水折射出世态万象,这面镜子照得见成败得失。到和平村采风,品味历史,审视现实,畅想未来,别有一股滋味。

爷爷的看瓜棚

| 张曙文 |

瓜果飘香的季节,我又想起童年关于西瓜的故事,还有爷爷的看瓜棚……

那时我家有八口人,除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人外,还有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。父母在生产队起早摸黑一年挣的工分,还换不回全家的口粮。经老书记默许,父亲偷偷地在东荒岸的八分自留地上种起了西瓜。

西瓜种在冬小麦的垅间,这个套种法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土地,六月小麦收割后,西瓜地里留着寸长的麦秆桩,西瓜秧苗在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下,快速生长,藤蔓在麦秆桩上打着卷丝,很快爬过了半个垄茬。藤蔓上次第开花挂果,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大了。这时爷爷和爸爸开始准备搭建看瓜棚子了。

爷爷早就相中了一块搭建西瓜棚子的地方,是在瓜田西边双夹漈头圩岸坡上,地势较高,可一眼望到瓜地的尽头。漕塘边几棵高大的杨树遮天蔽日,瓜棚在树荫下多了几丝清凉。

父亲在圩岸坡上整出一块四五个平米的平地,四角挖洞竖起四根毛竹作柱子,再架上毛竹横梁,用铁丝固定,热得满头大汗,不时地喝着我递给他的凉茶。爷爷在杨树底下用稻草和小竹子编织着草帘,为盖屋面和围墙挡准备材料。

中午时分,妈妈挑着竹篮子给我们送来了午饭。我们祖孙三代就在漕塘边的树荫下吃午饭,虽然只有两蔬一汤,但在我的记忆中,那顿饭菜特别香,也吃得特别多,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顿野餐。

草草吃完午饭,我们祖孙三代又开始忙碌起来,爸爸在墙根下垒了两个土墩,准备架上家里的门板作为看瓜睡的床。爷爷凭着身高的优势,将草帘盖上屋面,我只能在一旁做做帮手。随着一扇扇草帘相继盖上屋架,看瓜棚基本成形。

夕阳西下,父亲扛来门板,架在垒好的土墩上,我兴奋地跳上去躺了一会,感觉特别舒服,心想第二天只要带上凉席、蚊帐、枕头,就可睡在瓜棚看西瓜了,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刚建好的看瓜棚,在夕阳映照下,泛出金黄,与那片翠绿的西瓜地相映成趣。

搭好看瓜棚,爷爷就成天守在西瓜地里,上洛阳镇喝早茶的爱好也只能暂时放弃。他每天在瓜地里松土除草、浇水施肥、截蔓对花。西瓜长到碗口大,爷爷就做了草团垫在西瓜底下,或盖在西瓜上面,防止烂瓜或被阳光晒伤。整个瓜田里有多少个西瓜,哪里的瓜最大最好,他心中都清清楚楚。雨天爷爷也不闲着,做

得最多的是搓着农家最常用的草绳,一边搓绳,一边用眼睛余光巡视着那片翠绿的瓜地。

看瓜棚和西瓜地,是我儿时最爱去的地方。星期天早晨,夏日的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,我就早早地吃完奶奶烧的米粥,手里拿上一块奶奶煎的面饼,边走边吃,去瓜地接替爷爷看瓜,让他回家吃早饭。

晨露沾湿了双脚和裤管,我也毫不在意。对着瓜棚喊爷爷,爷爷在瓜地中间应着我。眼看着头茬西瓜快成熟了,爷爷在瓜地里忙着做标记呢。当时爸爸在大队五金厂当供销员,两担头茬西瓜要卖给厂里,送给无锡的协作客户,头茬瓜质量最好,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虽然只有七八分钱一斤,但全家人从来舍不得吃好瓜,优质西瓜全部外卖,以换取年终的口粮钱。但也有例外,那就是雷雨天过后,爷爷总能在瓜田里找到一两个被雷击破的西瓜,都是个大皮薄的好瓜,第一时间送回家,让我们全家老小大饱口福。为此,我小时候特别盼望雷雨天到来,当然也担心爷爷的安全。

西瓜成熟的季节,正逢江南的梅雨天。连续几天的大雨,水位持续上涨,圩外穴居的小石蟹成群地爬进爷爷的瓜棚里,在床下躲避洪水的侵袭,随手一捉一个准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与爷爷一起捉到了半鱼篓石蟹,背回家中,让奶奶做了两大碗“面拖蟹”,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吃了两顿。至今我还难以忘怀那抓螃蟹的场景,还有那“面拖蟹”的美味。

不过最难忘的,还是和爷爷一起在瓜棚里住的唯一的一晚。那一夜,我不仅体会到了爷爷看瓜的辛苦,也充分领略了爷爷陪我在圩岸上乘风凉、数星星、捉萤火虫的乐趣。

那是我二年级放暑假的第一天。爷爷从瓜棚中搬出一张长凳,和我一起在圩岸上坐下乘凉。爷爷摇着蒲扇,指着遥远的星空告诉我,那条亮带就是天河(银河),天河两边有两颗特别明亮的星星,一颗是牛郎星,另一颗是织女星,并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;无数萤火虫一闪一闪飞舞着,爷爷挥着蒲扇,拍到了十几只,让我装进白天就准备好的玻璃瓶中,系上棉线挂在蚊帐中,当草棚中的一盏明灯。

夜色渐深,爷爷催我上床睡觉了。我爬进蚊帐,躺在爷爷早已用清水擦过的凉席上,抬头望着帐顶那个由萤火虫做成的小灯笼,享受着爷爷扇来的凉风,听着爷爷娓娓动听的故事,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神仙居莲花桥

摄影
张思成